

记陈师曾艺事

——兼谈与鲁迅的友谊

邓 云 乡

义宁陈师曾先生是鲁迅先生早期的朋友之一，是本世纪初叶我国重要的画家、诗人、金石篆刻家。师曾先生名衡恪，与著名学者陈寅恪是同胞手足。为人温雅而有特行，在朋友中极为相得，与鲁迅先生在早年间可以说是不拘形迹的至友，从《鲁迅日记》的记载中，可以很形象地看出二人的友情。

在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一年的《鲁迅日记》中，关于陈师曾先生的记载是非常多的。往往从一二个字中间就可以显示二人的深厚交情，如“代买印章”、“捕陈师曾写讫”、“交”拓片、“持”拓片来，“索得画一帧”等等，均可看出交谊是极厚的，形迹不拘的。以陈师曾先生当时之身份、名望，鲁迅先生找他写字、刻图章、代买东西、要他画帧，要怎样就怎样，全不分彼此，甚至临时的、带有勉强性质的事情用“捕”的办法都能作到，可见二人交情的深厚程度了。也许有人说，既然交情这样好，为什么刻印还要付钱呢？如记有给二弟刻印，“酬二元”，托刻印，“报以十银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实际这也正是够朋友的地方。师曾先生当年在北京是极有名的画家、书家、刻印家，在琉璃厂各大南纸店、各个图章店，都有“笔单”，即所定润笔价目单，定价很贵，而且生意极忙，书画刻印的债务常常是还不清

的；鲁迅先生找他刻印，给以适当润资，他也照收。在鲁迅先生说来，是能体谅知己朋友，自然不能过多地措他的油；而师曾先生也因是知己朋友，知道鲁迅先生当时的经济情况，既不必过分客气，也不必有心为朋友省钱，所以照收不误。这一付、一收之间，正显示了老一辈人们在知己朋友之间，对润笔的看法，和互相间的风义。卖画、卖文的钱，即使在知己朋友之间，也是互相得到尊重的。

在当时说来，鲁迅先生和陈师曾先生已是三度相处，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。《鲁迅的故家》一书中有记载，早在鲁迅在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读书时，就认识陈师曾。有个时期学堂的总办（即校长）是后补道俞明震，陈以俞家亲戚的身份，借住在陆师学堂中。《故家》作者记道：“虽然原是读书人，与矿路学生一样地只穿便服，不知怎的为他们所歧视，送他一个徽号叫作‘官亲’。”清代的学校，形同衙门，“官亲”二字，并非好话，除去有意奉承，拍官亲马屁，拉关系而外，一般比较正直的人，对官亲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。陈师曾借住南京陆师学堂时，被人称作“官亲”，那时自然不能成为鲁迅的好朋友。后来陈自费到日本留学，在高等师范上学，才和鲁迅有交往。若干年后，又同在北京教育部工作，地位一样，照现在说，都是“中层干部”，师曾先生又是多才多艺的书画篆刻名家，为人又极为随和，爱交朋友，和鲁迅先生又是故人重逢，又谈得拢，有共同爱好，一起工作，自然成为不拘形迹的知交了。

陈师曾先生的祖父是因戊戌政变被撤职的湖南巡抚陈宝箴，他的父亲是因同一原因被撤职，后来成为著名江西派诗人的吏部主事陈三立，即人们所说的散原老人。他的岳父是著名诗人范肯堂。他自己又是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堂（相当于师范大学）的留学生，又在教育部担任佾事、科长之类的职务。在当时的北京，象陈师曾先生这样的人，即使没有其它技艺，也足以闻名士流，不同非凡了。然而师曾先生在当时名闻京华，却还不是因为以上这

些条件(当然这些条件是重要的,但不是主要的),他主要载誉京华的却是他自身的艺术——画、金石篆刻、书法、诗。

首先值得一谈的是他的画,就其职业讲,他是业余画家,但其画的成就和名气,却又远远超过了他的本业。周遐寿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中“陈师曾的风俗画”一节说:“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,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,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,下接齐白石,却比两人似乎要高一等,因为是有书卷气。这话虽旧,我倒是同意的,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见吧。”这话基本上是说在本质上的。当然,这也有相对的客观原因,陈师曾出身名门,从小就受到家中的学术影响,书自然是读得极好的。到日本留学,读高等师范,不但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,而且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,在这样的基础上致力于画,他天分又高,不几年便大有成就,不但笔力高古,而且画境亦不同于凡响,画格亦迥异于时流了。

论画,师曾先生在六七十年前,是海内外闻名的大家,山水、花卉、人物,无一不能,无一不精,前人评论其画云:“所作山水,多肖黄鹤山樵(元·王蒙),花卉则视华新罗(清·华岳)为乾劲,人物变陈章侯(明·陈洪绶)之法,而以粗笔出之,竹石亦极简妙。”这些评价是较为简明而扼要的。其实论师曾先生的画,其独特处还不在于这些。而更重要的是他画中所表现的创造性和思想性,这是别的画家所没有的。

他传世的绘画,除手迹外,有影印的《师曾遗墨》六辑。有《北京风俗图》二册,属采风之作,维妙维肖,共三十四种,每幅上均有贵筑姚茫父题自作词,署耑曰:“菴猗室京俗词题陈朽画。”因师曾先生别号“朽道人”。另外还有陈孝起、程穆庵、何芷舠等人题句,琉璃厂淳青阁印行。这三十四幅风俗图的细目是: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旗下仕女 | 二、糖葫芦 | 三、针线箱 |
| 四、拾穷人 | 五、坤书大鼓 | 六、压轿妈妈 |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七、跑旱船 | 八、菊花担 | 九、煤掌包 |
| 十、磨刀人 | 十一、蜜供担 | 十二、冰车 |
| 十三、话匣子 | 十四、掏粪夫 | 十五、山背子 |
| 十六、二弦师 | 十七、丧门鼓 | 十八、赶驴夫 |
| 十九、火媒掸帚 | 二十、老西儿 | 二一、泼水夫 |
| 二二、算命瞎子 | 二三、鬻箫手 | 二四、橐驼 |
| 二五、慈航车 | 二六、喇嘛僧 | 二七、糕车 |
| 二八、人力车 | 二九、顶力 | 三十、烤番薯 |
| 三一、墙有耳 | 三二、大茶壶 | 三三、执事夫 |
| 三四、打鼓挑子 | | |

所画都是六七十年前北京市内常见的，现在这三十四种基本上都没有了，或为其它东西所代替了。如《泼水夫》，推着水车，拿着长柄木勺在街上泼水的，现在都为机动洒水车代替了；如《顶力》，用一块一尺来长的木板，垫在颈部，为人顶着搬运贵重重物，如嫁妆、红木家俱等，俗名“扛肩的”，实际是一种特殊的搬运工。现在也早已没有了。因而这些风俗画，现在即使给人们看，也很少人理解了，但在当时画这种画是很有意义的。《鲁迅的故家》中“陈师曾的风俗画”一则中说：

其第十九图送香火，画作老妪蓬首垢面，敝衣小脚，右执布帚，左持香炷（按：此实际不是香炷，而是用火纸搓的可把火焰吹燃的“纸媒”，是给人点烟的，过去吃水烟的人都用此。遐寿老人平生不吸烟，可能偶然忽略了此点），逐洋车乞钱，程穆庵题曰：“予观师曾所画北京风俗，尤极重此幅，盖着笔处均能曲尽贫民情状。昔东坡赠杨耆诗，尝自序云：女无美恶富者妍，士无贤不肖贫者鄙。然则师曾此作用心亦良苦矣。”其实这三十几幅多是如此，除旗妆仕女及喇嘛外皆是无告者也，其意义与“流民图”何异。

这对师曾先生的画的社会意义说的是很清楚的，这也正是他不同于其他画家的地方。蒋兆和氏后来画的巨幅《流民图》以及《卖茶水的孩子》等名作，应该说是受了师曾先生的影响。所以这

“风俗图”后来也并未成为“广陵散”，只是比较少罢了。

夏天在北京听黄苗子、姜德明两同志说，师曾先生《北京风俗图》的珂罗版现在还在，如能找到会印珂罗版的老艺人，现在可能还能印。据说只是现在这种老艺人很难找了。

师曾先生的绘事名作，尚有《妙峰山进香图》，画当年四月间妙峰山朝山进香的盛景，山峦风景、香客情状，各尽其妙，是宋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遗意。还有《美人弹箜篌图》，画红衣美人抱箜篌而弹，风韵直追唐人。这些名图在当时不但国内闻名，而且也载誉海外，日本艺术界也十分赞赏。不过几经秦火，现在则不知是否尚在人间了。

师曾先生当年除在琉璃厂各大南纸店挂笔单卖画外，还从事美术教育工作，是北京艺术学校教师、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（沈尹默是书法研究会导师，与之同时），现在不少老画家如李苦禅、王雪涛、潘溯若等位，还都是当年师曾先生的学生，今天则都是“白头门生”了。师曾先生对于绘画艺术的贡献，除以上所谈者外，其流风仍有可述者。当时是北京画家云集的时代，而且大多都是诗、书、画三绝一身兼的大家。师曾先生同一时群彦都有着深厚的友谊，前一辈的如姜颖生、林琴南，同辈的如姚茫父，王梦白、齐白石、陈半丁、金北楼、周养庵、颜韵伯、萧谦中、罗复堪，其后汤定之、汪慎生等。当时张大千尚未到北京，徐悲鸿尚未学成归国，溥心畬还在戒坛寺苦用功呢。齐白石较陈师曾年长二十五岁（齐一八六四年生，陈一八八九年生），而齐白石后来享极高之声誉，还是得力于陈师曾。辛亥之后，齐白石初到北京，知者尚少，且多画工细仕女，耗时费力，不易取胜时流，后来陈师曾劝他改画大写意，又为他筹办去日本东京开展览会。齐白石听了陈师曾的话，其后在东京开的展览会极为成功，数百幅画销售一空，引起日本艺术界的极大兴趣，齐白石的声誉在国内外一下子雀起了。但这和陈师曾的赞

助是分不开的。以上这都是陈师曾先生对培育艺苑人材所作的贡献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对其它艺术工艺品的创新，也起了很大的影响。北京琉璃厂的水墨印信笺，在清代虽已风行，但很少特殊的套色花卉。陈师曾时代，陈师曾、姚茫父、齐白石、王梦白等人，大量地给琉璃厂各大南纸店绘制笺纸画稿，使琉璃厂的水墨彩印笺纸，出现了划时代的新面貌。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写给郑西谛先生的信中说：“去年冬季回北平，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，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，已比《文明斋笺谱》时代更佳。譬如陈师曾、齐白石所作诸笺，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。”这就是鲁迅先生计划印制有世界艺术价值的《北平笺谱》的缘起。这与师曾先生当年在琉璃厂大力提倡，热情绘稿是分不开的。另外还有一事，现在很少人谈到，就是当年琉璃厂的刻铜艺术，刻制白铜墨盒镇纸等等，最著名的西琉璃厂路南的同古堂的张樾臣，其艺术成就，也是和陈师曾先生有密切关系的。铜墨盒在清代光绪年间，最出名的制作者是陈寅生，他刻铜的绝技是刻阴文小字，在一个小墨盒上刻一篇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或一篇王羲之《兰亭集叙》。在陈师曾时代，同古堂张樾臣把陈师曾、姚茫父、齐白石等人的画幅刻在墨盒和镇纸上，不但刻阴文，而且刻阳文，把刻扇股用的刻竹的“沙地留青”法，用在刻铜上，把写意花卉、翎毛、草虫刻在铜上，别具雅趣，成为一代足以传世的艺术品，这和陈师曾先生的启迪帮助是分不开的。他和张樾臣是很熟的朋友，鲁迅先生不少图章、铜墨盒都是从同古堂张樾臣那里买的，有不少是托师曾先生代买的，代刻的。《鲁迅日记》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。

师曾先生除去绘画艺术而外，其书法和金石篆刻也是极有成就的。他给鲁迅先生刻过不少印，其印文见于《鲁迅日记》记载的有一九一五年的小铜印，文曰“周”，一九一五年的收藏印，文曰“会

稽周氏收藏”，一九一六年的“俟堂”印，一九一九年的“会稽周氏”印。周遐寿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中说：“师曾给鲁迅刻过好几块印章，其中刻‘俟堂’二字的白文石章最佳。”这些图章都保存在鲁迅纪念馆中。所谓“金石长寿”，至足以教育后人。两位先生虽已去世多年，但其友谊仍足以同此金石，昭示来者了。

有人评价师曾先生治印笔画雄杰，平视缶庐（近人吴昌硕）。这是因为师曾先生对于治印，并不专师徽派或浙派，但十分重视赵撝叔和吴昌硕，他在《题茧庐摹印图》诗的跋语中说：

吴让之、邓完白得力于禅国山、开母庙及汉碑额。当时号称徽派。效其体者，益为修削，遂至俗恶。

撝叔（清末赵之谦）若程不识，缶庐若李广，各极其能事，吾与茧庐盖取法于二家云。

其诗的第二首云：

下窥两汉上周秦，不向西泠苦问津，赵整吴齐参活法，瓣香分爇亦艰辛。

从所引跋语及诗中，可以看出他治印的师承和主张。有人认为他“平视缶庐”，是不无原因的。

师曾先生的父亲是名诗人散原老人，岳父范肯堂先生也是以诗名家。虽然作诗不能遗传，但家庭教育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。何况师曾先生直接的师承也是出自名家，他早年受业的老师是湖南湘潭人周印昆，名大烈，也是一位奇人。诗书金石，无一不精，三十岁以前，僻处乡间，辛亥后到北京作议员，和姚茫父、梁任公至交，生前自营圻地于西郊红石山，预先写好“碑”，写好“记”，并题诗云：“步步皆吾土，行行未觉宽，路寻红石下，山起白槐端。（自注：山种刺槐，春间白花。）畚锸随身在，须髯拂世残。了然无剩物，盖后只柴棺。”单只这首诗，亦可想见其人了。陈师曾先生早年就是同他学的。后来到南京、到日本，克承家学，于诗始终未废，而且学问日

增，眼界日阔，其诗境也更为深邃淳真了。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，除去绘画、书法、篆刻誉满京华而外，其诗名也是传遍士林的。甲寅（一九一四年）冬天，当时一些著名诗人陈石遗、黄海闻、林宰平、陈师曾等在宣南法源寺举行祭祀宋代诗人陈后山的活动，会后作诗，师曾诗被评为第一。陈石遗老人赠他的诗，其中有句云：“诗是吾家事，因君父子传。”三人都姓陈，说得十分巧妙，一时传为艺林佳话。

师曾先生的诗，在他去世之后，叶玉虎先生从其家中觅得遗稿，予以付梓。在其所作的“序”中记道：“师曾既歿之三年，恭绰从其家得遗诗两册，以属吴君眉孙，吴君属弟妇江南莘女士手录付印。”并述其友谊云：“余年十九，识君于南昌……”等等。这是两册印得十分雅致的书，封面题端是贺启兰，题为《陈师曾先生遗诗》。书是手写体付梓，最后题：“传画女弟子钱塘江采写。”除去“序”而外，还有吴眉孙的“跋”，款署“镇江吴庠跋”。“跋”云：

师曾既歿，旧京朋好为景印其所画山水兰竹花卉若干帧，复搜求刻印若干方，聚刻为谱，虽力有所限，要大概足以传其人矣，……师曾恒言：生平所能，画为上而兰竹为尤，刻印次之，诗词又次之。盖称心而出之也。然晚近诗坛，当分据一席，则又非一人之私言。

其书是一九三零年出版的，去师曾先生之去世已七年矣。白绵纸影印，江南莘女士的工笔小楷写得极为漂亮，可惜现在这种书很难看到了。现引师曾先生两首诗在后面，以见其当年的风神。其《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同人崇效寺看牡丹》诗云：

还将春服赏春情，迤逦迺车又出城（前日同定之到此）。列坐朋簪期夙诺，频年踪迹笑浮生。临风欲谢看仍好，倚树微酣画不成。留取虚堂遮佛眼，人间红紫已分明。

《题画萝卜白菜》诗云：

肥菜霜乾北地甜，胭脂翡翠色相兼。盘餐自养贫家福，钟鼎焉知高

士廉。小阁围炉温白酒，寒窗嚼雪下微盐。季鹰枉忆莼鲈美，此味三冬又可腌。

陈师曾先生辛亥后到北京教育部工作，最初住在新华街张棣生院子里，院中有大槐树，故自署“槐堂”，不久即赋悼亡。后来又续弦。续弦之后，在西城根库子胡同买了新房子。其四首《移居》诗中有句云：“小成结构辟双扉，西极西城过客稀。”又云：“自笑裀中能处虱，心悬枝上独承蜩。”又云：“门前几树绿成阴，比似槐堂孰浅深。”“老槐伴我泣鰥鱼，今见携雌复引雏。”从诗中均可想见其在京华时的家居情韵。其长公子陈封可先生留学德国，作过驻汉堡领事。因继母关系，父子间感情不好。（注）

陈师曾先生不幸去世太早了，其去世时年只四十八岁，是很意外的。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记云：“师曾之歿，为骤患腹疾，讣至，知者罔不怆然。”《鲁迅的故家》在“俟堂与陈师曾”一则中写道：“却不料他因看护老太爷的病传染了伤寒，忽然去世了。”说得都不够详细。去年承师曾先生的学生、陈封可先生的好友、现年已七十七岁的潘渊若老先生面告，师曾先生去世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：当时先生在北京，散原老人住在南京二条巷。散原老人生病，师曾先生回南京看望，照顾老父的病。后来散原老人好了，而师曾先生却传染了伤寒，却又错吃了药，当疟疾吃了金鸡纳霜，这样几种原因一凑，就一病不起，很快与世长辞了。噩耗传来，北京友人、学生曾为其开追悼会于宣外大街江西会馆。但是查《鲁迅日记》，只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日记有“师曾母夫人讣至，赙二元。”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记云“上午往留黎厂买《师曾遗墨》第一、第二集各一册，共泉三元二角。”其它未记。想在这二则日记中间，就有师曾先生去世及在江西会馆开追悼会的具体日期吧。

注：

陈封可先生后颇潦倒，有一时期，曾在一大学教选修德文，因选课人过少，不久亦作罢。笔者曾约同学选先生的课，以资维持；但选者亦过少。晚年住在宣外江西会馆中。如活到现在，亦八十左右之老人矣。藏有王梦白所画《猴人图》，为王画精品，姚茫父题云：“梦白画猴，人力而骑羊也。衣彩则师曾所为，余更补面具。师曾约同赋诗，未就，先逝。越二年，其子封可捡得，仍属梦白乞诗。”其诗云：“静江寺里胡孙老，故裔于今当尔雄。假面蒙头真个戏，赚人羊背舞衣红。”并有小注云：“元末帝幼贬广西静江府，离大图寺，道有胡孙献果……”云云。年代久远，现在这张画就不知是否尚在人间了？

关于师曾先生去世情况。去世时年纪，本文仅据部分资料介绍，未作深考。一九八一年《朵云》所刊江南莘同志文中记有师曾先生去世时年纪。

